

## 伞下晴空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

当雷声在墨黑色的夜空炸响的时候，雨声已经在窗前响个不停，滴滴答答，节奏很快。天气预报准得我桌上测量血压的仪器。昨天下午收到暴雨蓝色预警，心中有些忐忑，饱经沧桑的老屋，如何经得起风雨一次次洗礼？大雨倾盆时，年迈的父母，又会起来撑开伞吗？

小时候夏夜暴雨，我常常会在梦中被乘虚而入的雨滴惊醒。我蜷缩在床角的当口，会听见父亲脚步声。他喊着我的乳名从隔壁房间进来，在我的蚊帐上撑开一把伞，然后用极其温和的声音对我说：“好好睡，爸妈就在隔壁。”

那时人小，不知经年的泥土墙壁会有倒塌的风险。长大后，我可以想象，面对狂风暴雨，那个时候爸妈的心一定充满着担忧和不安，夹杂着愧疚和无助。一整夜，他们似乎都在絮絮叨叨，那声音断断续续，一直在我的梦中回荡。

很多年来，他

们省吃俭用，想完成心中的梦想。这个梦想应该由我来完成的，老家很多孩子外出挣钱后，回乡把房子修得一个比一个高。父亲嘴上不说，看得出满是羡慕。工作、结婚、带娃，我一路爬坡上坎。待我真正有精力回望这风雨中的小屋时，规划中的高速公路不请自来，老屋不得不为此转移腾挪……关键是老屋四周，一脚踏上去就是基本农田，搬迁的位置始终定不下来。母亲欲言又止，却转头安慰我：“没事，都等了这么多年。”

我实在羞愧。虽然我在城里为他们购买了两居室，但我知道他们向往的是叶落归根。老屋才是扎根的窝，即使简陋，也足以让年老的心安定安宁。

雨滴声声，梦回晒场。端午回家，见曾经的晒坝被新修的公路从中犁开，小时候留在晒坝的影像，被凌乱地暴晒在热烈的阳光之下。30年前，粮食收割完毕，家家户户都喜欢去晒场晾晒。有一天，父亲和母亲把玉米晒好后就去山间劳作，中午时分，天空突然阴云密

布，刹那间雷声大作，豆大的雨滴砸得地面青烟四起，接着一道白色的雨幕拔地而起。

我突然想起摊晒的玉米，把作业本一收，拿起一把扫帚，一头扎进雨里。那个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：就在刹那间，我仿佛跳入了山中的池塘，轻薄的衣衫瞬间湿透。湿透的裤子缠裹着我的双腿，寸步难行。

多年后，我才知道大雨里是不能行走的。我从母亲愤怒的叫骂声中，知道有一种死法叫“笃死”——当雨水密度过大，人很难从雨水缝隙中吸取空气，容易窒息。母亲骂的是四川话，后来我对照字典，猜测应是“堵”字，也只有“堵”字，对行走大雨的描摹才如此逼真。

金灿灿的玉米粒被雨水冲得惨不忍睹，顺着水沟，一路七零八落。我拼命用扫帚想把玉米团拢一堆，然而雨实在大得让我睁不开眼。在我无助绝望时，我看到白色的雨幕中出现了一个黑色身影——是母亲！

母亲一把伞遮过来，然后蹲下来吼我：“你跑出来干什

么？！”我吓得发懵，突然间，我看见她的眼眶滚动着泪珠，声音也变了腔调：“你晓不晓得，下雨天会堵死人的！”

她说这句话时，扬起了右手，我以为她要打我，下意识躲避，没想到她一把搂住了我的腰。雨声太大，我听不见她在念叨什么，只看到她的双肩不停地抖动。那一年，我十岁，第一次领略大雨的威力。那么大的雨，应该没有人听到，雨中转来的哭泣。

很多年后，我再读《论语》，孔子痛批子路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老人家看似不留情面，实际对徒儿是那么忧心。他坚决不赞同空手搏虎、赤足过河的鲁莽做法，欣赏的是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。

我再次想起雨中过往，想起父亲半夜给我撑起的晴空和母亲扬起的手。母亲那没落下的巴掌，是不是也表达了我鲁莽无畏的不满和担忧。只是出乎她的意料，她的儿子那么小，就懂得生活的不易。

## 鲁山胡辣汤

◎高亚鹏(河南鲁山)

胡辣汤是河南各地早餐汤类食品中的绝对霸主，在历史长河的演变中，形成了逍遥镇胡辣汤、北舞渡胡辣汤等不同口味的胡辣汤。其中，鲁山胡辣汤别具一格。

鲁山人做胡辣汤，喜欢把金黄的油炸豆腐干用刀切成两毫米宽的细丝，加入大块的红薯粉皮，搭配辣椒、胡椒粉等调料精心熬制，最后用红薯粉芡勾兑。胡辣汤盛入白色瓷碗，浓郁的汤汁剔透中泛着金黄，舀一勺放入口中，柔软的粉皮，细细的豆腐丝，让人欲罢不能。

最让我回味无穷的，还要数鲁山县碾子营乡第一中学的胡辣汤。当时交通不便，许多学子选择住校，1992年秋天，我也成了其中一员。每到周日下午，我们都会背上母亲准备的一大包蒸馒头、十几斤小麦，还有父亲准备的几块零用钱，步行几公里去学校。

学校食堂的饭菜比外面便宜，我们把小麦换成粮票，零钱则用来打菜。晨读后的胡辣汤是我们的最爱，能够省去打菜钱。下课铃一响，我们就排起长队，等着打饭。食堂师傅会不厌其烦地帮我们粉皮多一点还是豆腐丝多一点，然后把汤勺沉入汤底多舀一点沉在下面的粉皮，或多撇一些浮在上面的豆腐丝。

打饭后，同学们三五成群蹲在一起，吃着、笑着、闹着，分享各家不同口味的馒头。胡辣汤里还放着五香花生碎，那胡椒粉味儿更是能让我们精神抖擞一上午。如果馒头放的时间长了，还可以泡在汤里，干干的馒头饱蘸浓稠的汁水，那滋味妙不可言。

前些年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走过岭南的路，也赏过塞

北的雪，品尝过不少美食，但始终觉得鲁山胡辣汤最好喝。二十几年来，每次回乡看望父母，总不忘喝上一碗胡辣汤。

迷恋胡辣汤并非只我一人。2018年春节返乡，大年初五早上我去镇上喝胡辣汤，找了几家都没开门。正在我失望之时，刚好碰到几个同学，他们也在找胡辣汤。我们站在一起回味胡辣汤，回忆校园的美好时光。其中一个同学失望的样子让我至今难忘，他不停地说着，怎么办，厂里明天开工，今天上午我就要去广东，喝不上胡辣汤又要等一年，语气中满是离愁和眷恋。

在外省也常常遇到胡辣汤，不管饥饿与否，我都会品尝一下，但每次都是失望大于希望，怎么也喝不出家乡的味道。异乡见老乡，聊到胡辣汤，总会抬上两句杠，说自己老家的胡辣汤最正宗，最后往往是心酸地相视一笑。

“秋风起兮佳景时，吴江水兮鲈鱼肥。三千里兮家未归，恨难得兮仰天悲。”西晋文学家张翰寓居洛阳时，秋风起时思念家乡的莼羹、鲈鱼脍，遂辞官回到苏州吴县老家，并写下这首《思吴江歌》。

唯有美食解乡愁。回故乡的路，似乎不是很长，又似乎走成了一条曲折回绕的万里愁肠。想念家乡的胡辣汤。



## 交通工具

◎董朝霞(河南叶县)

当年出嫁时，父母用多年积蓄为我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，那辆自行车成了我们小家唯一的交通工具，承载着生活的重负，陪我们走过了难忘的艰苦岁月。

那时，我在一所中学教书，整日早出晚归。丈夫把自行车让给我，自己步行上班。为了我的安全，他还把一个手电筒固定在车把上当车灯。风里雨里，我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。每逢过年串亲戚，凡是不通公交的地方，再远的路都得骑车。有年春节，大雪一场接一场，回乡下看望叔叔时，丈夫骑车带着我，在铺满积雪的路上艰难跋涉，20公里的路程走了近三个小时。儿子半岁后，我们在自行车后座上安了个儿童座椅。孩子没有专人看管，我上班之前要把他送到姥

娘家，晚上再接回来。就这样，儿子在自行车上度过了童年时光。

市场经济的变化日新月异。儿子上中学时，放眼大街小巷，电动车、摩托车已成寻常。虽然家里已有两辆自行车，但总感觉那车轮撵不上时代的步伐。摸摸不再空瘪的口袋，我们毫不犹豫地买了一辆电动车，不久又花费近万元买了一辆摩托车。有了电动车和摩托车，无论平时上下班、逛街购物，还是周末出外游玩，都方便快捷。每次骑着摩托车在路上风驰电掣，心情都会随着车轮的转动而飞扬。

近些年，无论城市乡村，私家车举目可见。儿子大学毕业，考上了市直的公务员。我和他爸激动万分，为了

孩子工作方便，我们买回了一辆价值26万元的小轿车。儿子每天开车上下班，从叶县的家中到市区的单位，轻松自如。节假日，一家人说走就走，这几年跑遍了省内外的旅游景点。

六年前，儿媳进了家门，为他们购置的新房在市中心，可小两口的单位一个在新城区，一个在卫东区，一辆车难以解决他们的通勤问题。于是，家庭会议一开，瞬间拍板定案，再买一辆汽车。

如今，我们的六口之家，已有两辆小汽车、一辆摩托车、两辆电动车、两辆自行车，交通工具应有尽有。

有了强的国，才有富的家。几十年来，我家的交通工具不断升级，成为时代进步的最好见证！

## 芝麻开花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初夏，豫西伏牛山区的田野里，随处可见绿油油的芝麻，那就是家乡人的“油罐子”。

农家人恪守“有钱买种，没钱买苗”的信条，芝麻苗从土里钻出来就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很像荆芥。经过多次剔苗、除草，到了六七月份，芝麻苗蹿到脚脖子高就开花了。

芝麻花多是对生，精致致挂在麻秆上，像是水晶雕出的小喇叭，与桐花很相似，只是小了许多。它们的长相和肤色虽像，但性格截然不同。桐花张扬，桐树的绿叶还在芽点里睡大觉，它就一簇一簇地挂满枝头，自认为花艳不

需绿叶配。而芝麻花很矜持，先让绿叶出场，而后把自己掖藏在叶柄根处，故意不让别人看见。然而，微风一吹，芝麻花便掀开盖头，露出羞答答的娇容。

开花结果是植物传宗接代的套路，芝麻也不例外。“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”。樱桃的果实从花蕊里蹦出来，樱桃花把它送到门口，自己就枯萎了，刻意让子女从小培养独立生存的本领；黄瓜的果实从花的屁股后膨出来，花与果实不离不弃，相伴成长，直到成熟；花生的果实埋在地下，花却开在枝头上，

两者“阴阳两隔”，母子情深只靠根茎诉说；芝麻开花更奇特，小喇叭用细线穿着挂在叶腋两侧的麻秆上，果实却从腋窝里钻出来，活脱一对夫妇牵着孩子，等到孩子长大了，自己便撒手而去，让子女自立门户。

芝麻的花语一定是步步高。有句俗语叫作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。芝麻开花，自下而上次第开放，下面的一层还没有凋零，上面的花朵就已经冒出来了，形成塔状花序。每当我看到田野里芝麻开花，就想起家乡的亲人，想起家乡人逐步向好的生活。